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雜擬下

袁陽源傚白馬篇一首
傚古詩一首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金澤文庫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彦龍効古詩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五言

袁陽源 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元兇劭行簒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不分義之事傚象也 善曰孫嚴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凶劭當行簒逆淑諫見害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良曰遊俠之人佩劒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健貌五陵漢帝陵豪傑所居 善曰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

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 向曰樞要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 善曰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

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 銑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
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 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 善曰呂氏春秋
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
權 翰曰負恃也言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楊喬曰侯生爲意氣刎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彊恐劫曰負恃也班
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 藉藉關外來車徒傾
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
國鄽 濟曰藉藉諠盛貌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衆傾於國鄽
善曰藉藉關外來謂被徙關中也車徒傾國鄽從者之多也漢書武
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注曰 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言 良
鄽市物邸舍也今云鄽以明市也 曰
古人相問必爲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侯爭護皆與之通五侯競致書幣
以贈也郭解將徙茂陵衛將軍言於帝曰解家貧不堪徙上曰布衣能使將軍
爲言此其家不貧也 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
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權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
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
漢書曰郭解河内軹人自喜爲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爲言解家貧不中徙上
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
不貧解從諸公送者千餘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絃 善曰義分則分義也

孫卿子曰禮樂以成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絜若清水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

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音先韻 銑曰池陽汾陰二縣名遊俠歡宴之處 善曰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文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酺留飲食也西音先協韻也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

翰曰遊俠之人二許諾終不坐相捐捐弃也 善曰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

彯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

濟曰彯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怒而出甘泉宮名 善曰公羊傳曰曹子摽劍而去之劉兆曰摽辟也彯與摽字同孚堯切

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

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 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高而闊也

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

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己志豈見目前榮望 善曰列子楊朱曰惶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銑曰楚田仲以俠聞言俠道之善古今共知如此 善曰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傅暢晉諸公贊曰劉[illegible]彭俠烈有才力也

傚古一首　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誶卒評又息醉此倦遊士　本家自遼東　濟曰誶問也遼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爲言也　善曰誶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文曰有遼東郡也　昔隷李將軍　十載事西戎　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隷附也西戎即大宛國　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結車高闕下　極望見雲中　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　善曰雍序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　四面各千里　從横起嚴風　寒燠豈如節　霜雨多異同　銑曰嚴風寒風也燠煖也言地偏爲氣與中夏不同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毛詩傳曰燠煖也　夕寐北河陰　夢還甘泉宮　翰曰北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臥彼夢還甘泉宮歸見君也　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勤役未云已　壯年徒爲空　適知古時人　所以悲轉蓬　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乃知之也　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擬古三首 五言

劉休玄 良曰沈約宋書云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少好學有文才後進侍中司空爲藥所毒時年二十三 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凶弒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内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銑曰此篇叙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遥遥行遠之 向曰眇眇遠也遥遥心不安皃 善曰楚詞曰路眇眇之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謡曰遠哉遥遥

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 銑曰京里謂都里也揮手擧手辭別也 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説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堂上流塵生庭中緑草滋 翰曰流塵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塵草生 善曰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

寒螿將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濟曰寒螿水鳥也言寒螿依水秋兔依山皆得其所而人不歸 善曰羅南方曰兔走歸窟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螿水鳥哀猶愛也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衰暮 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向曰江南調采蓮曲也子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已 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紈緇帛之黑色言晝夜坐臥唯見此而已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翰曰言泣涕之容不可修飾幽匣之鏡誰復重理 善曰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老年 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良曰此篇為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

向曰宿謂星也濟曰薄雲也靄盡也詹闕尚閉金宇以玉飾屋也延也 善曰鄭玄詩箋曰曾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也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

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也言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

誰謂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欲就君河廣山高不可踰越而至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詩一首

王僧達 濟曰依亦擬也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訏善本作訏字興亡言

良曰宦學踐歷訏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 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訏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

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樊

向曰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 善曰漢書揚

雄河東賦曰睎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

父没離宮地安識壽陵園 銑曰離宮宮名壽陵漢園陵名皆言無没不識其處　善曰甘泉賦曰遥遥離宮般以相屬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白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濟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況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爲怨嗟乎　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旬慮不任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　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人習騎

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

氊帶佩雙鞬呂言象弧插彫服銑曰氊帶以毛為滑頭佩帶也鞬盛弓者象弧象牙飾弓也排亦帶也服盛箭器彫畫也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氊為貊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弩謂之服弓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末敝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

獸肥春草短飛鞚控越平陸翰曰飛鞚走馬也越度也平陸平道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縣子曰平陸平處鞚口送切

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濟曰鴈門郡名樓煩縣名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

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良曰宋景公使弓人造弓弓成公登武圈之臺射之逾於彭城矢有餘勁飲羽於石梁也吳賀與羿北遊有一雀賀使羿射左目而誤中右目終身恨之善曰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符善本作虎字竹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叛云翻覆復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

符以定四方銅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 善曰
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書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 銑曰魯客謂魯人也金印也衣襌複具白襲丹素中衣 善曰魯客
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 既
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
荷主人恩交蒙令尹顧 翰曰荷負也主人謂君也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顧眷也 善曰主人謂君也主
仲宣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
曰諸侯之卿唯趙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 日晏罷朝歸輿 善本作輿字
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
得 善本作德字 亦何懼 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光榮賓僕遠慕也亮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 善曰論語曰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南國有儒生迷方獨論誤 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有道術士迷
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洮論為誤也 善曰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
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
誤謬也洮論謬誤也 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仕咸兔 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故舊也湄岸也罝冐也毚兔

狡兔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兮又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銑曰背文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　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　翰曰弱冠謂年二十也多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函都之宮也　善曰華嶠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匹特

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　濟曰見君子古人道德之風　善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　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博聞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　善曰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親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謂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踳駮也

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　向曰貺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相莊周不受魯仲連為齊以書與燕將下燕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仲連不受之　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晚節從時善本作世字務，乘障遠和戎。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從時事，乘邊遠撫戎狄。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也。袠，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弃筆從戎也。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一。

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濟曰：始願為文，力已不及，今為武士，未知其終竟。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撓，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山。善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辭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逴龍艴然。王逸曰：逴龍，山名。

集君瑤臺上，飛舞兩楹前。銑曰：瑤，玉也。以玉飾臺也。兩楹之間，人君聽政之處。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玄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 銑曰玄辰謂冬時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

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爲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五言 翰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濟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言闕高至雲 善曰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尉之巖巖衆星接之嵦嵳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良曰層重高也言高閣肅然夫帝之居馳走之道端直如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天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也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 向曰甍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璇玉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璇題納引其光也 善曰西京賦曰雕楹玉碣繡栭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閒館璇題玉英

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帀邛越 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也色美女也齊國多美女

毛詩曰[illegible]叡不寐

列子楊朱曰僕耳目之觀諸指身意之足非

進之邛越二國名其中人善歌故衛之蓬壺二山名滄渤二海名齊代邛越四地名 善曰

陳鐘陪夕讌笙歌待明發

翰曰言陳鐘樂笙歌陪夜讌至於明發也 善曰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壞漏山阿

善本作河字

絲淚毀金骨

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意歡會亦有盈歇蟻蚍蜉也壞蟻穴土也漏謂因穴漏水山阿猶大隄也言大隄之敗在蟻穴之漏金骨之銷亦在如絲之淚言積微至著 善曰列子東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傅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冤俯仰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

良曰器欹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也言人養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智哉衆多士服理辯

昭昧末叶韻 向曰智哉歎大之辭多士謂羣官也服習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之明暗 善曰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傚古二首 五言

范彦龍 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翰曰寒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 善曰雪千里已見上文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霧重折樹迷城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朝驅 善本作馳字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 良曰驅逐也薄迫也左賢休屠皆戎狄之王號 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文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 向曰李廣爲前將軍霍去病爲嫖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 善曰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

嫖姚校尉也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 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軍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源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休明也 善曰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五言

古別離 善本作離別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制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

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悦於魂
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
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
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
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以邯
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
諒非敻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
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
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斅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
乖商榷云爾 善本序與此同、仍簡略更不錄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濟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 善曰鴈門郡已見上以其邊塞故曰關黃
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而黃也蔽猶暗也何時還言未還也 善曰黃雲已見謝靈運
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爲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送君如昨
日簷前露已團向曰秋露下垂而團言時節速變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
露團兮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銑曰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行人道路寒也
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君行在天涯善本作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
顏色不異瓊樹枝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 善曰古
詩曰各在天一涯文曰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濟曰兔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移易 善曰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栢淮南子曰夫萍
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李都尉 從軍 陵 良曰此擬携手上河梁

罇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 良曰踟躕徘徊貌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良曰滋多也霰細雨也 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 向曰悠悠流水貌魴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也 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 而我在萬里結友不相見 善本作髮字 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不得相見 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鷰 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鷰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善曰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爲雙飛鷰鷰雙或爲南淮南子曰鷰鴈代飛許慎曰鷰春南而鴈北虞羲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鷰文與此同

班婕妤 詠扇 良曰此擬新裂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濟曰紈綺類也圓月陰象亦與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 善曰班婕妤怨

詩曰新製齊紈素鮮絜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良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也　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

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謂秋也言恐秋而輕弃不用也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而時巳涼故零落於中路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銑曰飛閣高閣　善曰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臺則夕宴華池陰

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向曰飈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之風披開芙蓉之花　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

崖善本作涯字翰曰幽崖深岸也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櫨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月出照

園中冠珮相追隨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 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客從南楚

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涌善本作浦字聽者未云疲濟曰客席之所尊也南楚者託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殆乎 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鱏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良曰高文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 善曰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向曰肅肅靜也廣殿陰謂日暮也雀鳥之揔名愁北林將棲之時 善曰莊子曰至陰肅肅也

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銑曰言歡宴之賓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贈友　曹植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恪千金璧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恪惜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恪

漢書曰太子不敢絶池通疋路曰夫子之道

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雙闕指馳道朱或作東宮羅第宅 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 善曰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傅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 善曰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 翰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猶秋也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 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 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 良曰褰裳舉摘取徙倚移行貌蕙若香草也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烏郭 向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雘彫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自相彫飾而為美麗 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楊雄解朝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雘善丹也 延陵輕寶劍季

善曰吳都賦曰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歸季至德太伯之高節克讓延陵之

布重一然諾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珮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　善曰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文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雖為戒　善曰何劭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楨濟曰感恩也思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善本作團圓字霜露色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凝貌　善曰言桂雖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向曰緊急也言霜露雖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

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果名生於南國此自喻前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　善曰橘柚在南雖

珍頌君羽翼乃貴也翹辭曰后皇嘉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 謬蒙聖主私託身

文墨職 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己得爲文墨之職謂爲平原侯庶子 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 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 濟曰丹彩猶恩過既過敢不免勵自彫飾也 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 華月照芳池列坐金

殿側 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攜坐於金殿之側 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 微臣固受賜鴻恩良

未側 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大恩不可測度 善曰曹植天地篇曰復爲時所拘羈絏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蓄人心同結

王侍中 懷德 粲 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

伊昔値世亂秣馬辭帝京 翰曰値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荊州也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 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 濟曰蔓草杕杜詩篇名傷時歎於行旅也 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未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良曰崤山函谷關又秦所造冀闕皆化爲丘墟緬微也縱橫謂亂也　善曰崤函崤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孀過曰吳爲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其堙盡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向曰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　善曰方言曰楫謂之櫂棹與櫂同

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善本作若字莖向曰蟋蟀悲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俞危晚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君木晚矣

鸛音貫鵠俄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銑曰鸛鵠水鳥名幽草深草也客子謂粲也淚已零悲亂也　善曰鸛鵠在幽草謂鸛鳴于垤鵠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有芃者狐率彼幽草

去鄉二善本作三字十載幸遭天下平翰曰載年也遭逢也　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侍中之服飾也　善曰賢主魏太祖也時粲爲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良曰飛蓋車蓋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朝露音

幾何忽如水上蓱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忽疾貌水蓱
喻無依託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
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
注曰自比萍隨水浮汎作東下西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銑曰
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復其禮度則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葉傾落
善曰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
二者雖貫四時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
而不改柯易葉後世垂令名　善曰王粲
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
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

嵇中散言志濟曰言志言本有高
尚之志而橫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俗善本作塵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
世字事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
姐不訓不師楚辭屈遙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向曰宏大倫輩　善
原曰蒙世俗之塵埃曰左太沖詠史詩曰
高步追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
許由
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大域越常輩同靈鳳匿光景食瓊樹之實飲
玉池之水者喻高潔也　善曰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

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王池傳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

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銑曰有形時也先形順也安時處順憂樂不及故曰無累養德謂以道德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　善曰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翰曰言天地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　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濟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庇蔭其身　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孚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眞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之流無爲任物自爲守眞不枉本性　善曰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眞不文飾也

天下皆得一名實又相賓向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故云皆得一名者實之賓言名實又相爲賓主矣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

以爲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

銑曰咸池黃帝樂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池聲鐘鼓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鐘鼓之聲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

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翰曰柳下惠以直道事人而三黜孫登隱者嘗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世矣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縶故以登爲知人也　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孫登已見嵇康幽憤詩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濟曰謂康寫幽憤之懷未能遠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爲戒也紳大帶也　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鸒音預斯蒿下飛。

良曰青鳥海鳥也鸒斯小鳥也海上蒿下寬隘不同適性逍遙其致一也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盡取來吾欲觀

之其子明且至海上君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爲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摶扶揺而上者九万里蜩與鷽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矣以之九万里而圖南爲北溟有鳥焉其名爲鵬摶扶揺羊角而上者行九万里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鷽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鷽斯鵯居鵯居雅烏也音豫

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向曰沈謂蒿下浮謂海上各是所遊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羽翼各有歸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鷽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飄颻可終年沆瀣安是非

銑曰飄颻輕飛貌可終年謂鷽斯也沆瀣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安知其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遥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颻蒿下沆瀣海上逍遥一也

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

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高唐神乘雲變化爲其光色當代所希有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

精衛衘木石誰能測幽微

善曰阮籍清思賦曰女娃燊於東海之濱而翩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爲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濟同善注

張司空離情 華

秋月映善本作照字簾櫳，懸光入丹墀。良曰櫳檻墀堦也言月映簾檻光入於丹堦 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

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向曰帷幔也蘭逕謂夾逕蒔蘭也網絲謂蜘蛛網也言無人行而致此 善曰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文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楚詞曰皐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

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銑曰紅彩花也碧滋謂草色華而滋繁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緑滋

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翰曰延頸佇立整理綾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 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万餘里故人心尚爾文曰欲以遺所思

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岳　述哀　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良曰天機琁璣運時之急速忽及素秋　善曰楚詩曰青春受謝潘岳悼亡詩曰曜
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　銑曰美人謂岳
妻重泉深泉也悽愴悲傷也無終畢言不極也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殯宮已肅清松栢轉蕭
瑟　翰曰肅清猶寂寞也蕭瑟風吹松栢聲　善曰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栢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　濟曰弭止也言尋思哀念非但一塗　善曰楚詞曰聊抑志而
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撫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　良曰悼傷也怳驚視貌言
傷此寂寞驚視左右有所失也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詞注曰怳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明月
入綺窗髣髴想蕙質　向曰髣髴想見貌蕙質言體質芬芳如蘭蕙也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異同明月何朧朧
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古詩曰交踈結綺窗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　銷憂非萱草永

懷寄善本作寧字夢寐銑曰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巳 善曰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夢寐復冥冥何由覩爾形翰曰冥冥昏闇也言夢寐之中又昏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 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濟曰自歎無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 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巳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為之立館名曰朝雲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絕花落喻死而不還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絕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向曰言日月雖遠起卧思

憶情猶未平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目存形也

陸平原　官　羈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　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爲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被於巳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　翰曰明發言發夕至曙歎息懷密友近親　善曰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流念辭南澨　音逝　銜怨別西津　濟曰澨水涯津渡口　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驅　善本馬作馳字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　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　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　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上列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言我舉迹廁於數人之間　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沬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嘗豪嘉運矯迹入崇賢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　銑曰朱黻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　善曰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古蔽

膝之彖𣀳與𣃧古字通毛詩曰燕我髦士文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向書曰俊乂用章

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緜也踰越也言見稱過越於歲年　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

日暮聊揔駕逍遙觀洛川

濟曰揔駕停車也洛川洛水也　善曰陸機荅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川

徂役

善本作沒字

多拱木宿草陵寒煙

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拱木宿草犯寒煙而已　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暮有宿草而不哭焉

遊子易感慨

善本作愾字

躑躅還自憐

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為慨歎躑躅不安貌自憐自哀憐也　善曰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顧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銑曰三鳥者楚辭本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我寄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　善曰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顧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左記室思 詠史

韓公論賣藥梅生隱市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翰同善注百年信荏苒何為
善本作用字苦心魂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苦心魂自為論隱　善曰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
生惡死何為苦也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
也　善曰衛衛青霍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源也珪組賢君眄青
紫明主恩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眄顧恩惠也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銑曰尊達謂見任用　善曰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言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
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翰曰金日磾張
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娣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乘華軒善曰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

蓋東都門 濟曰片議謂婁敬議都而封奉春君一言謂甲千秋一言而登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送疏廣疏受也 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疏

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良曰顧念念其遺才也 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黄門 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緑泉涌陰渚 良曰陽景白也丹霞赤雲也蔽障也緑水色也陰氣盛故泉涌 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

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 銑曰鸛水鳥也將陰即鳴層高也甍屋棟木也礎礩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礩也音楚

有渰 善本作弇字 興春節愁霖貫秋序 翰曰有渰雨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秋不歇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弇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

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

舉高譚（善本作談字）玩四時索居慕儔侶 濟曰變猶漸也尋落矣急慕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斯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儔侶也 善曰魏都賦曰溫飂風余上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

青苔（善本作苔字）日夜黃芳蕤成宿楚 良曰苔草梢也蕤蘂也宿楚叢木也言青苔漸黃蘂成叢木歎歲月將盡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馥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

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向曰慮思也百思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也言交人不來無以慰我久待之情 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傷亂）琨 良曰此擬贈盧諶詩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 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橫叛 善曰劉琨荅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樧塞也魏詞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翰曰秦并州所

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據并州劉琨所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竊虎據喻威武之盛 善曰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與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騖 濟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感動激發徇此馳驅於軍戎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薳啓彊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

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良曰陳平有六奇之策張良韓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冀同三賢遇漢高也 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

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向曰甯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桓公遇而舉之以爲田官 善曰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

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銑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太子奚齊荀息曰臣請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此是冒觸險難 善曰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荀甯之度量 善曰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

仲長統詩曰、下床心何為至平在戒延佇、

崔温詩曰古人非所希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濟曰濠城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 善曰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温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滿 善本作滿字 撫枕懷百慮 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滿怨也撫枕百慮言不安卧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夫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 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 向曰謂未能臣復晉室而髮已白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銑曰言太平之時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丸論曰夫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郎中 感交 諶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翰曰廈大屋也構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宰臣也言宰臣不可以

魏文帝詩曰
所優非但一

任庸常之器 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 英俊著
世功多士濟斯位 濟曰英俊之人著立濟世之功衆多之士共佐天子之位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荅
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 眷顧成綢繆遇與時髦匹 良曰諶言蒙垂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
俊匹偶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荅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 姻婣久不虧 善本作虛字 契闊豈
但一 向曰姻婣謂諶妹嫁琨弟契闊謂同遭亂殺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事也 善曰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荅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生但一已
見上文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复憂 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
曰在厄每同險 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 翰曰槩節槩也言我慕先達節槩之人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
善曰槩志節也馮衍顯志賦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 馬服為趙將疆場得清謐 濟曰謐靜也趙奢號
曰馬服君為趙守邊疆界清靜秦兵不敢東闚 善曰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
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謐靜也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毋忌号信

軍

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自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河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秦不敢出也　良同善注

慨無幄中策徒慸素絲質

向曰慨歎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歎無帷幄之謀而能從善遷變故去慸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

羇旅去舊京

善本作羇旅去舊鄉

感遇踰

善本作喻字

琴瑟

銑曰言諶羇旅荊州感琨恩遇過於琴瑟之和　善曰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愛質信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翰曰杞梓美材也自顧非美材勉力之戒在無逸裕而已　善曰杞梓已見陸韓卿贈內兄希叔詩無逸已見景福殿賦

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

濟曰此言無能濫在琨下名過其實也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名實已見上文

郭弘農遊仙　璞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良曰崦嵫山名靈草芝草也濱涯也奇石可食而仙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圜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向曰偃蹇緣高貌隱淪謂絕迹也駐留也精魄魂魄也不去其身則不死　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銑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玉液謂玉膏也　善曰道人方術之士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上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朱霞入窻牖曜靈照空隙翰曰曜靈日也隙穴也言所居之處高也　善曰十洲記曰朱霞九光說文曰隙壁縫也傲睨摘木芝陵波采碧濟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芝別名碧玉也水玉仙藥也　善曰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泯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濟曰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也濛汜日入之處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濛汜　善

曰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于濛汜

雜述　張廷尉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得其性而止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

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 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其分因謂彭祖爲壽殤子爲夭　善曰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爲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

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 銑曰涉歷也津梁喻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

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 翰曰扶搖風之名也卓高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也翰飛也　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圜也扶搖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

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濟曰棰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為夜五寸為晝晝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　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君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罔罔秋月明憑軒詠堯老良曰罔罔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　善曰蒼頡篇曰罔大明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遥望堯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

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向曰浪放蚩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無醜好乃得為君子之道　善曰晉戴逵栖林賦曰浪迹潁湄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

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銑曰領理略要也言理要之道畢途而歸一致也綺綺里季皓老人貌南山商洛山也四皓隱所　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略摠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也

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翰曰孔子謂顏回曰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歟令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指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傳不滅如人彊求不死則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絕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

亹亹玄思清胷中去機巧

濟曰亹亹勉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清靜之道去機巧於情府之中則與道相合　善曰許詢農理詩曰亹亹玄思得灌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良曰昔有人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懷則禽獸不懼於己　善曰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 自序 善曰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

詢 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象 善本作像字向曰象法也張毅行年三十而患內熱病死是闇內治之幾微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兒之色遭餓虎所食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善曰張毅單豹並已見幽通賦

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 翰曰冥理筌迹也泠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無極君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為樂也 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五日而後反司馬彪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下莫不相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廓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遺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 濟曰弱喪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之好生惡死亦同弱喪矣資操也言遺此弱喪之情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 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

采藥白雲隈聊

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良曰藥仙藥芝草屬也隈曲肆恣葩華也閑敞靜廣貌　善曰隈曲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征賦曰厭紫極之閑敞

苕苕寄意勝向曰苕苕遠也寄意謂所寄至道之意勝謂勝於俗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櫺屋梠也激射也鮮飈鮮絜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山響也　善曰櫺窓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勸　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助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堊人污漫其鼻斤石操斤斲之污也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助明也　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濟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慮五曰精

散塵綱喻世事言脫落五難超絕去世事　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殷東陽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　良曰萃聚蘊積也言陵晨觀望萬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積至道之真趣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

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向曰遼高亮明也言雲天既高明復與適我心者相遇　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青松挺秀萼蕙色出喬樹　銑曰青松喻真性秀美萼花蕙媚喬高也　善曰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

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　銑曰眺視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釋塵俗之事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　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　善

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
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
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翰曰宰主也蕭散空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
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
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良曰矜憂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　善曰左氏傳商
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下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向曰衢道
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而散情慮故持轡出省而往
之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揔轡也悽悽節序
高寥寥心悟永時菊曜巖阿雲霞冠秋嶺銑曰悽悽寒風也寥寥高淨皃
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巖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
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
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
仁河陽詩曰時菊曜秋華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

三十一

雖萬緒動復歸有靜 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悲念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息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為詘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

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 濟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良曰藏舟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以堊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善曰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 向曰苗五穀之苗皋澤也阡陌田之封疆 善曰歸去來曰登東皋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 銑曰言雖有荷鉏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 善曰

陶潜詩曰晨興理荒穢希自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
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埳井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
者也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 翰曰巾飾也柴車麁車也闇夕皆夜也 善曰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余廉隙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晩望火而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 隙門穴 善曰歸去來曰稚子候門
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 良曰問君謂自擧以問以荅也何爲辛苦荅去人生百年皆有勞役 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潜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
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善曰陶潜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文伯之母紡績不懈
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向曰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同蔣詡開三逕望三益之友而已 善曰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廻山嶠備盈缺 銑曰邅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缺謂谷也 善曰楚辭曰入溆浦兮邅廻爾雅曰山

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可忘

山海經耿山多水碧

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闕者訕鄉尊宋拘曰訕遼也尊君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謂懷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已廬霍二山名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　善曰賞心已見上文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碧嶂**善本作障**長周流金潭恒澄徹**濟曰碧玉也障小山也周流長遠貌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金者下有金砂因名焉善曰碧鄣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已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櫩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熌然也**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音折　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善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為之舌切**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泬**音血　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貌丹井朱砂井也寥泬深也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昭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消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辭注曰泬寥曠蕩空虛靜也**岧嶤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若拙反　銑曰岧嶤岑崟並山勢不齊貌赤玉寶也瑤

溪玉溪也汭岸也言砂石之文五色如雲錦被於岸也　善曰說文曰嵒山巖
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崿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嶮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
也思玄賦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砂汭之際　夜聞狌狌啼朝見鼯鼠逝　常列　翰曰
狌狌鳥名鼯鼠飛狌也逝往也　善曰蜀都賦曰猩猩夜帝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　南中氣候暖
朱華陵　善本作凌字　白雪　濟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犯白雪而開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
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會稽禹藏
圖書之所言遊觀奇異於此　善曰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
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
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也　身名竟誰辨　善本作辯字　圖史終磨滅　銑曰
辨識也言身名誰人能識遊山所記之圖史終見磨滅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諜復磨滅　且泛桂水潮
映月遊海澨　銑曰桂水水名海涯曰澨　善曰楚辭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　攝生貴處
順將為智者說　翰曰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我將為智者陳說此道　善曰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

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爲衆人說莫與智者論

顔特進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瑶光正神縣 濟曰太微星宮名瑶光北斗柄端星也言匠人上法太微宮以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 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睨眈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爲瑶光地理書曰昆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 良曰揆度粲明也度日所損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也言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 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爲都也

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 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橑椽霰雪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橑

青林結冥濛丹巘披葱蒨 善本作被 銑曰青林丹巘謂繞宮殿山樹也冥濛葱蒨山樹之色 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

詩傳曰嶠小山別於大山也 山雲備卿靄池弁具靈變 銑曰卿靄瑞雲也弁草也靈變異狀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 重
陽集清氛 善本作氣字 下輦降玄宴 翰曰上為陽而清澄亦為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言上至天
邊就幽處而宴 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 鶩望分
寰隧矖目盡都甸 濟曰鶩望謂馳目遠望寰域隧鄉隧也矖視也都邑甸郊也 善曰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
周禮有六鄉六隧倉頡篇曰矖矌視之貌也 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
組步欄 善本作櫩字 逪瓊弁 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冠之飾也溢滿逪比也步欄謂長廊也 善曰魯靈光
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逪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禮
登佇賓情樂闋延皇眄 良曰登成也禮成樂闋賓客將散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眄 善曰爾雅曰登成也
又曰佇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 測恩躋愉 善本作踰字 逸訟㥮慒

浮賤向曰測深齊登愉樂懵懟也言天子賜深恩得登樂逸自顧爲隨牒之任慙其浮賤　善曰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
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懵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承榮重兼金
善本作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他殿　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侍宴其於榮華重兼百金過於盈尺之璧　善曰孟子曰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由父得寶玉徑尺魏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瑱天見切敢飾輿人
詠方慙綠水薦翰曰晉侯聽輿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獻此詠然後終慙古人綠水之詩綠水古詩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
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淮南子曰手會綠水已見上文

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謝法曹贈別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而銳　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　善曰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
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
爾雲山異隔豈惟古人有千里之曲乎　善曰雲峯已見上文芳塵未歇席零善本作泠字淚猶在

袂入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向曰芳塵謂靈運所行處歎上也袂袖也阻風雪言當時也善曰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檝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

風雪既經時夜永豈善本作起字懷忠汎濫北湖游茗善本作岩字亭南樓期銑曰北湖游南樓期謂却叙前事也茗亭樓高貌　善曰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

點翰詠新賞開袠瑩所疑翰曰翰筆也袠書衣也瑩磨也疑謂有所不決　善曰謝靈運荅惠連詩曰陵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摘芳愛氣馥拾蕊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盛亦畏銷鑠謂衰散也　善曰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汋約貫遠國語注曰鑠銷也

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良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而朋友道絶不相往來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向曰秉執也延州謂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劒遲挂於壟上子路無宿諾言執信不慙此二人　善曰

延州信謂挂劍也

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 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歲三結實也筠竹箭言情志託此芝筠之芳堅 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

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 翰曰攪亂也言託殷勤之心只亂所思之志 善曰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

今行嶀呼嵊剩外衘思至海濵 濟曰嶀嵊二山名濵涯也 善曰孔曅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剡縣有嵊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朝徂衘思往尚書曰海濵廣斥嶀他乎切嵊食證切

覿子杳未僝士簡款睇在何辰 良曰杳遠僝見睇視也言我覿子遠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 善曰孔安國尚書曰僝見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

雜珮雖可贈踈華竟無陳 向曰雜結也言結芳草為珮折踈麻之華以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 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踈華瑤華也已見謝靈運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詩

無陳心悁一玄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備江皐 銑曰悁憂也羇旅在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耳霽晴也皐江曲也 善曰毛詩曰中心悁悁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受謝又曰馳騖乎江皐

解纜候前侶還

望方鬱陶 翰曰纜繼舩索鬱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也 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謝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 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 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木桃報之瓊瑤謂書也 善曰瓊瑤謂玉音也

王徵君 養疾 徵 善本作徵徵不應隱於瀟湘之間 銑曰此詩被

窈藹瀟湘空翠礀澹無滋 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礀色言此礀水澹然無滋味 善曰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荈賦曰懷豐豆穰之滋潤 寂歷百草晦歘吸鵾雞悲 向曰寂歷閑曠貌晦闇也歘吸猶俄頃鵾雞鳥名悲鳴也 善曰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歘吸疾貌楚詞曰鵾雞啁哳而悲鳴 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泛瑟卧遥帷 銑曰清陰日也墀堦矚對幌窻也泛瑟謂撫瑟也遥遠也帷謂山中也 善曰前墀已見上文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文集略曰幌以帛萌窻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 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 翰曰水碧

山海經曰耿山多水
碧郭璞注曰碧亦玉也

水玉也與金膏並仙藥其靈驗未可得而緇黷緇黷深也　善曰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北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　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也帝子娥皇女英蕩瀁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　善曰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自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瀁焉可能也

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　良曰悵然失志貌言失志山中抱其痾疾而屬綴此詩　善曰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詞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杼中情而屬詩

袁太尉從駕　淑　翰曰爲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覲并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　銑曰禮祭之法盡哀致敬漢豐邑有枌社玄遠也宋漢之子孫故祭枌社之道可敬而遠　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枌枌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

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年　翰曰恭絜謂敬而祭絜清也祀祭祈求也言郊天求明年之穀　善曰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夙

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　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鳳蓋也藻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所行之川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翳華之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

雲旂象

漢從宸網擬星懸良曰旂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宸網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 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旂宸網天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岧嵽以星懸朱櫂麗寒渚金鎪無犯映秋山向曰櫂檝竿也鎪馬飾也麗映謂照耀也寒渚秋山所遊之處 善曰朱櫂以朱漆飾櫂也蔡邕獨斷曰金鎪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銑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藹映也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笳管震動深淵也 善曰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沈川鱗介也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籍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壥之寬屈也 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亡善本作子之籍聽天下之斷 田萌字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翰曰畊田人言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以考玉律朱絃之樂 善曰沈約宋書曰謂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文軨薄桂海聲教燭冰天濟曰軨車也薄迫燭照也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言文軌聲教之盛迫照遠方 善曰禮記曰

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尚書曰朔南既暨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積冰也

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 良曰頒布也上笏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大臣而恩渥遍浹於下席也 善曰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顔延年觀北湖田牧詩曰溫渥及輿隷和惠屬後筵

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 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濱神龜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 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雒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爲黑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録圖授之

服義方無沬展歌殊未宣 銑曰沬已也言我服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也 善曰服義已見上文沬亡是切廣雅曰沬已也楚詞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爲雅樂者也

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沬

謝光祿郊遊 莊

肅舲出郊際徒藥 善本作樂字 逗江陰 翰曰肅敬舲船也徒藥行藥也逗止也江陰江北岸 善曰楚詞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舲船窻牖也徒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

翠山方藹藹青浦正

沈沈濟曰藹藹盛貌沈沈深靜貌　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濟曰嶼水中山也秋榮葉黃故云照冒覆也潯水畔也　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水傍潯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濟曰松橫生曰架風散則松架益危雲繁則山路增幽也　善曰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靜然善本作靜字鐐縣野四睇亂曾岑濟曰鐐縣皆視也縣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　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梁傳曰縣地千里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猨音雲裴信解巖煙駕可辭金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猨音稱哀也雲裴仙人以雲霓為裴也巖見也金印也言見此仙道可解巖辭榮以從之　善曰雲裴雲衣也蒼頡篇曰綬紱也巖與紱通煙駕煙車也金金印也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向曰整信也丹泉丹巒之泉飲之不死紫芳紫芝也　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隴采若乾之飲華丹巒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門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裔自在貌弱思謂俗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事侵害　善曰楚辭曰雲期兮電鶩儵忽兮容裔本

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双

楚辭曰玄冥雜家来遠客

鮑參軍　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翰曰豪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璧以聘之亦不顧矣宵小也言小人重禮遇之恩光也　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徇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濟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也執羈謂執羈靮從軍而去鄉也　善曰莊子曰彼所徇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靮而從靮音的去鄉已見上文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稔也殺氣寒氣也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向曰不煖猶不煑軍士皆以冰爲漿也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晨上城皋坂磧礫皆羊腸向曰城皋坂名磧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　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城皋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銑曰寒陰寒雲也籠蔽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　善曰

夏侯湛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
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君昏冥也
息徒税征
駕倚劒臨八荒
翰曰徒衆税舍倚佩也言息衆舍駕佩劒視八荒也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税
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台員天為蓋長劒
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万國諧
鵾鵬不能飛玄武伏川
善曰樂緯曰鵾
梁
濟曰鵾鵬鳥也玄武龜也言寒不能飛伏於川梁之下
鵬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禮賀赤色思玄賦曰玄
武縮於殻中兮
騰蛇蜿而自糾
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
識行藏
良曰鎩殘也殘翮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暫自
傷結豎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與小人同安足以達行藏
之理 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
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
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 怨別

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
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
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楊州從事也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銑曰西北曰不周風楚客屈原也悠哉失志貌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翰曰泛豔浮光貌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翰曰寶書真經也爲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披翫也瑤琴玉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眞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瑤琴已見上文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 善曰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秦嘉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良曰膏燈也鑪香鑪言皆沈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 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燈而無焰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爲席犀璩爲鎮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向曰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善曰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土賦曰託遠念於興波

文選卷第三十一